



目的论视域下的 康德历史哲学

On Kant's Philosophy of His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leology

王平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目的论视域下的康德历史哲学

王 平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目的论不仅是西方哲学中的一个传统话题,同时也是康德哲学中的一个核心的问题,更是康德历史哲学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康德的历史哲学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目的论的历史哲学,康德是在目的论的视野下开展出他自己的历史哲学的,康德的历史哲学离开目的论就无从谈起。

本书仅仅围绕康德哲学最核心的概念——目的论,对康德历史哲学进行了系统梳理,在康德历史哲学研究上独辟蹊径,澄清了康德历史哲学与其批判哲学的内在关联、康德有无历史哲学、康德与前康德历史哲学及德国古典历史哲学的转承启合等关键性问题,对于人们进一步认清康德历史哲学的重要性提供了启示。在国内外学者对康德历史哲学重视程度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本书的研究能够为人们重新审视康德哲学的历史及当代价值开启新的维度。

本书适合哲学研究者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目的论视域下的康德历史哲学/王平著.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

ISBN 978-7-313-07774-5

I. 目... II. 王... III. 康德, I. (1724~1804)—历史哲学—研究 IV. ①B516.31②K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02891 号

目的论视域下的康德历史哲学

王 平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邮政编码 200030)

电话:64071208 出版人:韩建民

常熟市大宏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960mm 1/16 印张:12 字数:224 千字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13-07774-5/K 定价: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0512-52621873

序

《目的论视域下的康德历史哲学》的书稿，是我的博士生王平多年的研究成果。一看这书名就知道这是一部非常纯粹的学术著作。看着它，我思绪万千，一件件往事，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

这是一个炎热的夏夜。晚上十一点了，我去南区研究生宿舍办完事，顺便去看看自己的学生。打开王平的房门，只见王平赤膊坐在台灯下苦读。台上堆满了康德的外文原著的复印本和其他研究康德的外文书的复印本，还有两本辞典。最引人注目的是桌上的一个盆子里的那半个馒头和旁边的那杯凉水。我知道，这是王平用以充饥的“夜点心”。我打开王平刚刚放下的那本康德的外文原著复印本，只见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符号。走廊里其他研究生听到我的声音，都纷纷过来了。他们告诉我，王平真用功，每天晚上看书都要看到深夜；王平真艰苦，每天晚上肚子饿了就只是啃半个馒头。面对王平，我的眼睛湿润了。

大年初一上午，我从家里取了熟菜和水果直奔王平的宿舍，想与他和其他几位留校没有回家过年的学生一起聚餐。我知道这是王平连续第三个春节没有回家过年，到宿舍一看，他们都准备好了，除了从食堂里买来的一些菜之外，他们自己还动手做了几个家乡菜，那天他们喝了不少酒。我反复问王平，为什么不回家过年，他告诉我不仅仅是经济困难，主要还是想抓紧时间完成博士论文。我故意“批评”他们：“你们不回家过年，害得我也没有回老家过年。”

开题报告是博士研究生进校后必须过的一关。那天，王平把打算写康德的历史哲学的意图陈述后，立即遭到了几位老师连珠炮般地发问。复旦大学哲学系的老师是非常看重康德的，而且对康德确实有很深入的研究，有的还是靠研究康德“起家”的。一般来说，博士研究生是不太敢“碰”康德的，不太敢以康德为主题做博士论文的。现在，王平不但要写康德，而且写康德的历史哲学，这引起了在座老师的惊讶。老师们语重心长地反复告诫他研究康德要超越现有的水准是何等艰难。王平一开始尚镇静，后来发急了，他反复表示的意思是，他了解国内外研究康德的现状，而且对研究康德的困难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王平毕业于江西师范大学,在该校获得硕士学位,他原报考的是俞吾金教授的博士生,后来转到我的门下。三年时间的相处,他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他是从江西山沟沟里走出来的,父母双亲都是地道的农民,生活十分贫困,他下面还有弟妹数人。父母把他培养到大学毕业非常不易,王平读博期间只能依靠数百元的博士生津贴度日。但他从来没有向我说过一声生活困难。

他是研究生党支部书记,平时言语不多,非常腼腆,但是他内心有团不断燃烧的烈火,一旦确立了目标,会奋勇向前千方百计地加以实现,给人以“宁折不弯”的倔强。对于博士论文,我曾多次劝他改变研究主题,但他都依然坚持,不改初衷。

王平的意志品质非常坚强。为了真正理解康德,三年时间里对康德的一些原著他“啃”了多遍,其中的苦涩可想而知。三年时间三个春节,他都留在宿舍里“与康德相伴”。我对他说,写作博士论文,关键是选好主题,有些主题“讨好不吃力”,有些则“吃力不讨好”,而他所定的主题,则显然属于后者。他回答我说他宁愿“吃力不讨好”。

现在看来,他的这些秉性不是他做学问的障碍,而成了他做学问的可贵的精神支柱。正是有这些秉性的支撑,他花了三年时间终于按照我的标准理解了康德的相关思想,写成了这样一部学术性非常强的研究著作。今天重读王平的这部论著,我似乎从字里行间再一次感受到了他的那种执着、甘于清贫与寂寞的问学精神。

人们常说“说不尽的康德”,但对康德哲学的价值仍然被低估甚至遗忘,至于康德的历史哲学,更是少有人问津。人们时常还会说,康德不存在系统和有深度的历史哲学,他的历史哲学思想充其量只是其整个批判哲学体系中的吉光片羽,是当不得真的。当追问他们下此宏论的缘由时,他们又总是会说,因为康德不曾写过一部像三大批判一样的大部头的历史哲学著作。理由貌似言之凿凿,但又何尝不是尚未读通康德哲学之士圆循的说辞呢?仅以字数的多少来评价一个人的学术地位,除了反证我们“著作等身”的路径依赖之外,又能说明什么呢?老子以五千字《道德经》传世,维特根斯坦以三万字《逻辑哲学论》扬名,孔子述而不著,苏格拉底不立文字,按照今天的评价体系,这些思想学术巨人就应被捧出学术殿堂。因此,仅以康德没有大部头的历史哲学著作就断定康德没有深度的历史哲学思想,是极其幼稚的说法。其实康德以“历史”为题的东西还不在于少数。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越来越赞赏王平研究康德,特别是赞赏他研究康德的历史哲学。

王平将康德历史哲学放置在西方哲学及康德哲学体系的大背景下进行探究,以目的论思想为主线,将康德历史哲学思想串了起来,从而让人们看清楚了康德历

史哲学的全貌,也让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康德对历史问题的思考其实贯穿其学术生命的始终。在这个意义上,康德不乏系统的历史哲学思考;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思辨历史哲学并不是横空出世的产物,恰恰是康德为德国思辨历史哲学奠定了最稳固的基石。

今天,当人们对于康德的目的论嗤之以鼻,认为康德的目的论是现代性的集中体现而大张挞伐,王平却独出机杼,认为目的论思想并非我们所判定的那样简单。康德的目的论不仅不是对个体生命的放逐,反而是对个体生命的存在论张扬,难怪后来的海德格尔会这么倚重康德哲学,原因就在这里。因为作为调节性原则的康德的消极目的论将人的地位抬得很高,所以,作为“人的生命体现”的历史才真正进入了人们的视野,真正的历史哲学才得以可能。在这一点上,康德可以与伏尔泰、维科等人比肩,他们共同开创了历史哲学的先河。只不过,由于我们的短视,而看不到康德历史哲学的重要性。

黑格尔曾经说过“熟知非真知”,学术贵在有反其道而行之的勇气。当大多数人都以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只是一部认识论著作的时候,海德格尔却说,“《纯粹理性批判》与认识论毫无关系”;当众人都以为康德缺乏系统的历史哲学思考的时候,王平却认为康德对历史问题的思考从来就没有间断。我们应当提倡这样的治学勇气。不发前人之所未发,何来学术的进步?

如果按照旧有的认识论套路来看待康德哲学,我们当然看不到康德哲学的真精神,康德对于人类命运的牵挂及历史前景的忧虑自然就会在我们的视野中缺失,康德的历史哲学自然入不了我们的法眼。因此,对康德历史哲学的忽视不是康德哲学本身缺乏历史思考的维度造成的,反而是我们陈旧的研究视域导致的结果。因为我们的视域无法与康德的视域融合,从而也就决定了康德的思想无法向我们敞开。

我相信康德的思想是多维的、立体的,在我们对于康德哲学的理解始终趋于单一化的今天,也许我们真的该到重新思考康德哲学的时候了。而王平对于康德历史哲学的梳理就是这种重新思考的结晶,它为我们打开了重视慎重审视康德哲学的向度,不至于让康德哲学在我们的研究中就此消沉下去。

我上述对王平研究康德历史哲学成果以及意义的论述,确实是出于内心的真切认识,自认为是“举贤不避亲”,但是还有可能渗透着出于作为其导师身份的偏见。正因为如此,我还是把对这一著作学术价值的评判权交给大家,切望学术界同仁对这一著作提出宝贵的意见。



最后,我还在这里发一点感慨,目的是想告诉人们,特别是告诉那些已经走上工作岗位或即将走上工作岗位的莘莘学子:只要努力奋斗,自己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王平现已是东华大学的副教授、人文学院的副院长,学术成果非常突出;论家庭,他也是“家庭幸福”。

是为序!

陈学明

2011年7月29日

前言

目的论不仅是西方哲学中的一个传统话题,同时也是康德哲学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更是康德历史哲学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康德的历史哲学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目的论的历史哲学,康德是在目的论的视野下开展出他自己的历史哲学的,康德的历史哲学离开目的论根本就无从谈起,本书以康德的历史哲学作为自己著述的致思路向,在目的论和历史哲学之间建立起一种内在的勾连,这是本论著的最独特之处。除了引言和结语之外,正文分五章,全文总共由七个部分组成,各部分的主要内容依次分述如下:

引子:概述关于康德历史哲学重要性的几种不同意见;综述与论题有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指出本书的研究特色在于以目的论为路径切入康德历史哲学;立足于当下的社会现状,采用移情的手法置身于康德的时代处境,带出康德目的论的话题。

第一章:对于“目的论”一词进行词源学的分析,剖析“目的论”一词的起源、内涵及其流变进程;归纳出康德之前存在的两种目的论形态,即古希腊的自然目的论和中世纪的神学目的论;两种目的论形态均是实体意义上的目的论,两者都以追求永恒的实体为目的,并以永恒的实体消弭人事,故此这两种目的论不可能为真正的历史哲学留有余地。

第二章:思考康德重新倡导目的论的缘由,并将这一原因归结为康德试图用目的论来对抗启蒙运动所导致的机械主义和功利主义对于形而上学的冲击;挖掘出康德目的论的直接理论来源,在康德的目的论与莱布尼茨的神正论之间建立亲缘关系;目的论思想贯穿康德哲学尤其是其批判哲学,因此,特意考察了目的论思想在康德批判哲学中的总体演进,以便为康德历史哲学中的目的论的出现寻找理论依托;从批判哲学关于目的论的考察中抽引出康德目的论的特有内涵,指出其与前此两种实体意义上的目的论的区别,认为康德的目的论只是一条调节性原则而非构成性原则,在这条原则下康德凸显出的是先验主体性和社会性的作用,从而为历史哲学的出现提供了可能。



第三章：分析康德历史哲学的理论渊源，尤其是康德用目的论来统摄其历史哲学的内在情境；指出康德历史哲学中的目的论与其批判哲学中的目的论的一脉相承之处，认为康德在历史哲学中提出目的论的本意是为一种普遍历史观念张目，是总体性历史观和启蒙运动乐观主义信念的表现；康德历史哲学中目的论的提出有着感伤主义的色彩，目的论毋宁说是感伤主义和进步主义的矛盾交织物，当然康德的历史进步信念不可移易，这是目的论的题中之意；康德历史哲学中的目的论只是一个消极性的理念，它充其量为历史悬设了一个先验的目标而并不直接干预人事，对此目标的接近还需借助人性和社会性的力量。

第四章：从批判哲学的语境下来观照康德的历史哲学，这主要是围绕批判哲学当中的两个核心问题即二元论和“人是什么？”的问题来展开的。二元论是康德批判哲学中的主要困境，康德的历史哲学继承了这一二元论特征；康德历史哲学中存在的最主要的二元论是自由和必然之间的二律背反和政治和道德之间的二律背反，康德企图用目的论来打通其间的分立；康德解决二元论的努力并不成功，二元论的阴影始终盘绕在康德历史哲学中。“人是什么？”的问题同样是康德哲学中的关键问题，康德在历史哲学中对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解答。但是康德在目的论的掩障下仍然用先验主体性或抽象的人性来建构历史，从而难以摆脱其历史哲学的非历史性质。将人性回归到历史生成的境遇和生活世界，是狄尔泰、海德格尔所开创的现代历史哲学的致思路向。

第五章：康德之后的德国古典哲学家，如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都不满意康德历史哲学的二元论，他们各自提出了自己的历史哲学，以此来消解康德历史哲学中的二元论，当然他们的历史哲学都延续了康德历史哲学的目的论色彩；目的论历史观是总体性历史观念的产物，德国古典哲学之后，随着哲学和历史关注焦点的转移，目的论必然面临被抛弃的命运。

结语：画龙点睛式地勾勒了本书的总体思路。同时表明目的论在当前的时代已经式微，但目的论后面的终极关怀却不可磨灭；历史哲学中可以失却“目的论”一词，但目的论所担当起的意义、价值和人间正道不可失却。

目 录

第一章 引子	1
一、关于康德历史哲学重要性的几种不同意见	1
二、国内外康德历史哲学研究现状综述	4
三、本书的研究路数	7
第二章 前康德时代的两种目的论形态及其流变	12
一、“目的论”一词的含义及其变迁	12
二、古希腊的自然目的论	14
三、中世纪的神学目的论	21
四、结论：两种目的论形态下历史哲学的缺场	26
第三章 康德批判哲学中目的论的缘起和演进	31
一、启蒙时代的局限与目的论的陨落	31
二、康德目的论的直接理论来源	40
三、康德批判哲学中目的论思想的总体演进	42
第四章 康德目的论历史观	55
一、康德目的论历史观的三个前行性理论	57
二、康德目的论历史观主体内容的内在理路	73
第五章 康德目的论历史观的批判哲学背景	101
一、康德历史哲学中的二元论与目的论对二元论的消解	101
二、人是什么：康德目的论历史观的现代哲学启示	110



第六章 康德目的论历史观的影响及其启示	121
一、费希特的目的论历史观	122
二、谢林的目的论历史观	127
三、黑格尔的目的论历史观	129
四、德国古典哲学之后目的论历史观的式微	133
第七章 结语	134
附录	137
附录一 该还康德历史哲学一个名分——也与邓晓芒先生商榷	137
附录二 目的论的援引：康德警惕现代性的姿态	148
附录三 康德现代性批判的四重维度及其当代价值	157
参考文献	168
后记	179
后记一	179
后记二	181

引 子

目的论(teleology)不仅是西方哲学中的一个传统话题,同时也是康德哲学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更是康德历史哲学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康德的历史哲学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目的论的历史哲学,康德是在目的论的视野下开展出他自己的历史哲学的,康德的历史哲学离开目的论根本就无从谈起,本书以康德的历史哲学作为致思路向,在目的论和历史哲学之间建立起一种内在的勾连,这是本书的独特之处。

一、关于康德历史哲学重要性的几种不同意见

(一) 第一种意见:康德历史哲学只是其批判哲学体系中的边缘性话题

这种意见主要以汉娜·阿伦特和卡尔·洛维特为代表。因为康德并不曾写过一本系统的历史哲学方面的著作,他的历史思想散见在为数不多的几篇篇幅不长的论文当中。这些论文相对于其洋洋洒洒的三大批判和宗教哲学来说,实在是相形见绌,既显得很单薄又不具系统性。康德的历史思想之所以被大多数人所忽略和遗忘,很大一部分理由都是基于它的上述特征。汉娜·阿伦特在《康德的政治哲学讲演》中就认为,康德的历史论文和政治著作无论在质量和深度方面都不能与康德的其他著作相比,它们当然无法组成所谓的“第四批判”,并认为康德的历史概念不是康德哲学的中心,如果我们想要探究历史,那就最好转向维柯、黑格尔和马克思。阿伦特的观点颇具代表性,它反映了绝大多数人的立场,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透露出康德历史思想被冷遇的程度。卡尔·洛维特的立场与阿伦特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在其考究西方政治历史思想演变流程的代表作《世界历史与救赎历



史》中竟然对康德只字未提。

(二) 第二种意见:康德历史哲学在批判哲学体系中有其相应的地位

这种意见主要以历史学家汤普森、沃尔什,新黑格尔主义者柯林武德为代表。这些人不拘于传统的成见,从各种角度给予了康德历史思想应有的评价。柯林武德说,“历史研究并不是康德的一个主要兴趣,但是他挑检哲学探讨线索的本领超人,即使在他所知甚少的一个题目上,他也能发掘出像伏尔泰、卢梭和赫尔德这样的作家身上的思想路线,并写出一些新的和有价值的东西;正如他对包姆加登的研究使得他写出了一部有关美学的最重要的著作,尽管他的艺术修养是极其微不足道的。”^①汤普森也指出,学习历史写作的人决不能忽视康德,“不但康德的哲学思想的含义对于理解历史有很大意义,而且他那直接的研究方法基本上也是历史性的。他那几部《批判》自始至终也都贯穿着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②同时他还强调,对康德哲学学说的明确理解是理解近代阐释性历史方法的基础。沃尔什也认为,即使康德对于历史本身没有一种真正的兴趣,而且他的历史观点也是非历史的,但是尽管如此,他的论历史哲学的著述对于近代读者始终具有教育意义。

(三) 第三种意见:康德历史哲学在其批判哲学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这种意见主要以恩斯特·卡西尔和列奥·施特劳斯为代表。卡西尔在《康德的生平和思想》中说,康德的历史哲学论文对于德国唯心主义内在发展的重要性不次于《纯粹理性批判》,他特别指出康德的《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一文是智力发展运动中的一个分水岭,它一方面仍然带有十八世纪早期政治和历史的观念,但另一方面又明确地预见到了十九世纪新的洞见。同时,还强调康德历史哲学中行动的观念预示着康德伦理学的原则,因为行动的观念包含着自由的观念。皮埃尔·哈斯纳在施特劳斯在其主编的《政治哲学史》中认为,康德的历史哲学克服了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分离,成了沟通

① 柯林武德. 历史的观念[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47.

② 汤普森. 历史著作史下卷第三分册[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50.

后两者的桥梁。

(四) 笔者的康德历史哲学立场:客观看待康德历史哲学的重要性

不管卡西尔等人的断言是否有所拔高,但笔者认为他们的做法比那些对康德历史思想未置一词的人的做法更可取,因为他们比后者更清楚地意识到后来黑格尔等人系统的历史哲学的出现并非空穴来风横空出世。英国历史学家沃尔什就曾经作过这样的评断,“像黑格尔在 19 世纪 20 年代在他著名的讲演录中所论述的那种历史哲学,至少是在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对于德国的公众已经是很熟悉的了:赫尔德、康德、席勒和费希特都曾对它做出过贡献,而且他们的问题和结论对于黑格尔本人的观点是有着深刻的影响的。”^①柯林武德在《历史的观念》“黑格尔”那一节中更是具体指明了这种影响。

我们承认康德并没有所谓的“第四批判”,即“历史理性批判”,但正如我们姑且首先不从学理上来探讨康德历史学说对后人的影响,我们不可回避的是这样一个事实——这个事实也同样是卡卡西尔和柯林武德所注意到的:德国诗人席勒的艺术哲学和历史哲学在很大程度上都追随着康德,但在歌德劝他研习康德哲学以前,他对康德哲学是不屑一顾的,他后来之所以决定去深入地研究康德哲学,这是由他最先读到的康德著作中的一篇论文所引发的,这篇论文就是康德的《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难怪国内有学者说,研究康德哲学应当从“第四批判”依次进至“第一批判”,而不是相反,这大概就是鉴于席勒的研究路数吧。当我们也来阐述康德的历史思想的时候,我们是在认同康德历史思想的意义基础上进行的,不管这种意义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总而言之就是不能单凭康德没有写过一部系统的历史哲学著作,这一简单的理由就对康德的历史思想采取视而不见或拒斥的态度。郑昕先生在《康德学述》的“弁言”中曾经说过一句掷地有声的评语,“超过康德,可能有新哲学,掠过康德,只能有坏哲学。”在历史哲学的问题上,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像郑昕先生一样作相似的论断呢。

① 沃尔什. 历史哲学导论[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24.



二、国内外康德历史哲学研究现状综述

(一) 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历史哲学在国外已经成为一门显学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是关于康德历史哲学的研究并不多见,至今以康德历史哲学作专题研究的专著还不多见。笔者根据所掌握的国外关于康德历史哲学研究的资料,试图按照时间的线索对国外关于康德历史哲学的研究情况做一番简要的梳理。

卡西尔在《康德的生平和思想》中对康德的历史哲学进行了提纲挈领的叙述,值得回味:①康德历史哲学的论文是智力思想的一个分水岭,因为康德的历史观点导致这样的确信:只有通过社会的中介,道德自我意识的理想才能找到其实际的经验的完成。②康德的历史哲学是组成其目的论普遍体系的一个部分,只是到了其基本的伦理著作和《判断力批判》中,对历史目的论问题的批判性意见才成为必需。③康德历史哲学的原则预示着康德伦理学的原则,因为“历史”真正存在在那些地方,在那里我们沉思者不仅仅是站在绝对事件的系列中,而且是站在行动的系列中。

对于康德历史哲学的研究功力深度最雄厚的当属柯林武德,不管是在康德历史哲学内容的把握上,还是在康德历史哲学对于德国古典历史哲学影响的洞察上,柯林武德都是后人所不可逾越的。柯林武德关于康德历史哲学的研究有以下几个发人深思之处:首先,他揭示出了康德将历史从属自然的倾向,指出目的论在康德历史哲学中的重要地位;其次,他勾勒了康德历史哲学中僵硬的二律背反特征;最后,他简括了康德历史哲学对于赫尔德、席勒、费希特、谢林以及黑格尔等人的不同层面的启发。

汤普森从历史学家独特的视角看到了康德批判哲学所呈现出来的历史主义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沃尔什最主要的贡献在于对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历史哲学做了区分,并将康德的历史哲学划归在思辨历史哲学的阵营。阿伦特不认为康德历史哲学重要,这种不重要性是由于康德把历史等同于自然而产生的,不过她指出了康德历史哲学中提出的进步观念所特有的意义。哈贝马斯在《论康德的永久和平观念》中修改了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中所提出的许多观念,主张用“人权取代主权”,用“世界政府取代康德的世界和平联盟”。皮埃尔·哈斯纳在施特劳斯主

编的《政治哲学史》中探讨了康德政治哲学、历史哲学和道德哲学之间的内在关联，认为克服政治和道德的分离是康德历史哲学的任务，也很有见地。苏联学者古留加在《康德传》中和《赫尔德传》中对于康德和赫尔德之间发生争论的原因和过程进行了简明扼要的评介，同时认为康德和赫尔德之间的争论是一场误会，他们在根本的问题上并不存在分歧。日本学者安倍能成在《康德实践哲学》中认为，虽然康德反对关于历史的自然主义解释，但是康德还是用自然的原理和自然的规律来看待历史。不过他认为康德历史哲学的目的在于道德，而不是自然主义所谓的幸福。苏联学者阿斯穆斯在《康德》中认为康德不管如何试图避免宿命论的结论，在历史解释上他永远都无法摆脱宿命论的命运。联邦德国学者雅柯布斯在《费希特》中指出，是康德彻底粉碎了费希特思想中固有的决定论，其自由观念开启了费希特的行动哲学。

德国学者布尔也指出了康德与赫尔德在历史哲学上的分歧所在：一个是用想象来构造历史，一个是用概念来构造历史；一个是通过具体事实来说明历史乐观主义，一个是先验地推论出历史乐观主义。格鲁内尔在《历史哲学》中区分了两种历史哲学，即“千禧年论”和“可臻完善论”，他的这种区分打破了将历史哲学区分为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历史哲学的传统，并把黑格尔划归到“千禧年论”历史哲学，这对于我们理解康德历史哲学很有启发意义，尽管他没有具体论述到康德。斯特恩在《历史哲学：起源与目的》的论文中认为康德并没有创立批判的历史哲学，康德的历史哲学绝对不是批判的，因为他以为康德的批判仅仅限于知识和道德领域，而康德的历史哲学是思辨的、目的论的、神谕的和形而上学的。弗·包尔生(F. Paulsen)在《伊曼纽尔·康德》中认为康德是主张通过历史来实现文化，并且认为康德区分了人性发展的三个方面：即科学和艺术等能力的培植，通过社会控制以约束个人意志从而实现文明化，以及借助宗教风俗和教育从而实现道德教化。同时他还认为，在历史哲学上康德是思辨体系的前驱，因为康德把他的“观念”描绘成一条考察历史的“先天线索”。弗里德里希·迈涅克(Friedrich Meinecke)在《历史主义》中将德国历史主义运动分为两个阵营，其中一个阵营由莱辛，温克尔曼，席勒和康德组成；另一个阵营由墨茨，赫尔德和歌德组成。

列维斯·怀特·贝克(Lewis White Beck)在《康德永久和平》译绪中主张，康德《永久和平论》的结构可以对应不同的主题：第一条系论即“论永久和平的保证”对应的是人类学的论题，它关注的是战争和和平在历史中的地位，以及人类向往和平的自然倾向；“秘密条款”和“第一和第二条附录”对应的是道德-哲学的论题，在



此道德的考虑优先于单纯政治的考虑,它关注的是和平的伦理理想;“限制性条款”和“第一附录”的部分对应的是道德-政治的论题,它关注的是有能力实现永久和平的国家的道德基础;“预备性条款”和“限制性条款”的某些部分对应的是实用的或技术性的论题,它关注在不完美的世界中推行理想的手段和方式。贝克的分析非常独到,值得我们借鉴。W·T·琼斯(W. T. Jones)在《康德和十九世纪》中虽然没有具体谈到康德的历史思想,但是此文有两个地方有利于我们从总体把握康德历史哲学思想:一是琼斯揭示了康德哲学中理性的调节性运用,认为康德哲学中的“上帝”、“自我”和“总体性”都是一些调节性概念;二是从整体脉络上剖析了十九世纪的哲学家对康德哲学的继承和反叛。赫伯特·施耐德巴赫(Herbert Schnaedelbach)在《哲学在德国》中专门开辟一章来谈德国的历史主义尤其是十九世纪德国历史主义的传统,认为十九世纪的“历史”观念彻底从康德等人的唯心主义中解放出来,从而获得了新的意义,十九世纪是用历史科学取代了历史哲学。罗伯特·E·博茨(Robert E. Butts)在《康德和双重政府方法论》中将康德哲学中两重世界观念的萌发追溯到莱布尼茨那里,因为莱布尼茨倡导自然和超自然的划分,虽然没有直接论述莱布尼茨在历史哲学上对康德的影响,但是分析无疑能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康德历史哲学。理查德·L·维克利(Richard L. Velkley)在《自由和理性目的——康德批判哲学的道德基础》中从理性的有限性的角度深入探讨了卢梭对康德的影响,其中也涉及卢梭在历史思想上对康德的启发,不过他主要是从人的完善和教育方面来谈这种影响的。卡尔·A·拉斯克(Carl A. Raschke)在《伊曼纽尔·康德思想中的道德行动,上帝和历史》中深入分析了康德历史进步观念的基础和历史进步的概念,目的在于指出康德在历史的进步问题上从对上帝的依赖上转向人类自身。彼得·D·芬维斯(Peter D. Fenves)在《特殊的命运——康德中的形而上学与历史》中着重分析了《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一文在自由问题上的转向,揭示了康德历史观念中的宿命论倾向。悉尼·阿克辛(Sidney Axinn)在《希望的逻辑:康德宗教观点的扩展》中认为康德所理解的历史不仅仅是个人的道德史同样也是人类的道德史,并对康德的历史哲学论文《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中所提出的九个命题逐一做了分析,从而得出了“康德在个人道德进步上是悲观的,在人类自身的未来上是乐观的”结论。

Yirmiyahu Yoyel 在《重新思考康德的实践哲学》中从自由概念的几个侧面分析了康德与赫尔德在历史哲学上之所以会发生争论的关键原因,指出争论是由于他们对自由到底是作为一个调节性原则还是作为一个建构性原则的理解上的分歧